读史札记

《读史纠谬》与历代正史

瞿林东

清代学者对历代正史的研究有很大贡献，尤其是钱大昕（1728—1804）、赵翼（1727—1814）、王鸣盛（1722—1797）等考史学者，在关于正史的史事考证、史法运用、史识辨析方面，都有突出建树。近读清人牛运震的《读史纠谬》，颇以为作者在研究历代正史方面，当是乾嘉考史诸大家的前驱，其《读史纠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梳理和评论，以彰显中国史学批评史上这有意义的一页。

牛运震（1706—1758），字阶平，号真谷，清滋阳（今山东兖州）人，其生平、著述，论者言之甚详[①]，本文仅就《读史纠谬》发表一点粗浅的认识。

从书名和内容及作者旨趣上看，《读史纠谬》显然是受到宋人吴缜《新唐书纠谬》的影响。其所"纠"之书是：《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魏书》、《北齐书》、《后周书》、《隋书》、《五代史》。从史学批评来说，"纠"前人之"谬"并不是坏事，也不是对前人的不尊重。在某种意义上说，"纠谬"之书的产生，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诚如钱大昕所说："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　　前人，实以开导后学。"[②]我们看待钱大昕的著作，无疑应取这种态度，看待牛运震的《读史纠谬》亦应采取同样的态度。

一、关于史书叙事的批评

叙事是史书的基本内容，史料的价值、史事的真实性以及所叙之事的历史意义等，都同史书叙事有直接的关系。《读史纠谬》（以下称《纠谬》）关于史书叙事的批评，一是反对以怪诞之事入史，反对史家以"好奇"的心理撰写历史；二是讲求叙事的内在联系，不赞成追求表面上的"整齐"、"好看"。

史书叙事，第一要义是真实，从而达到以信史传世的目的。如《史记·吕太后本纪》一方面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吕后的凶残，但司马迁在后论中又指出：吕后时，"政不出房户而天下晏然"。在司马迁这里，叙事和评论，是辩证的、统一的，对史事的判断是全面的。但《汉书》记吕后就不是这样，牛运震批评说："《史记·吕后本纪》载吕氏阴谋擅王诸吕，劫危刘氏，本末曲折详悉。《汉书》大段削去，只为如常编年纪事，虽亦纪体，殊失史家诛刺之旨。"[③]吕后所作所为，不只是涉及她个人的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涉及吕氏时代最高统治集团中，诸吕势力同刘邦时代朝臣与刘氏宗室之间的尖锐斗争及权力再分配的问题，是西汉初年政治领域中的大事。《纠谬》批评《汉书》大段删去有关记述，反映了作者重视史书叙事的原则性，当然这并不只是"史家诛刺之旨"，而是关系到信史的基本要求。

[收稿日期] 2009-04-24
[作者简介] 瞿林东（1937—），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100875

同样的道理，《纠谬》批评《陈书·后主本纪》叙事的缺失，作者指出：“后主穷极声色，淫乐无度，可谓失德之主，《本纪》并未著其一事，微《南史》所载，则后主昏德几不传矣。岂思廉因父察尝北面事陈，而故为讳之邪？”④其实，姚思廉之父姚察在陈朝为史官，并于入隋后受命撰梁、陈二朝国史⑤。后主本纪或为姚察旧稿，准此，则姚察曲笔在先，而姚思廉因之于后，这是父子二人的双重错误。

《纠谬》对姚思廉在《陈书》中为其父姚察立传，亦觉不妥，并联系史学上父子传承的情况指出：

> 古来父子为史者，司马氏谈、迁，班氏彪、固及姚氏察与思廉是也。然迁不为谈立传，固不为彪立传，皆于自序中述其官爵行事、出处著作，盖不欲以其家世源流杂置他传，又以子传父，或有过情溢美之嫌，或蹈有而弗称之失，形迹之间易滋物议，故不为也。思廉缵其父为《梁、陈书》，而为父察立传，考察在江表，才行品地固系丨时之望，然思廉所为传，繁文赘词逾三千言，摭述连引，几于百美毕备，赞语称察禀令德而光百行，至有风俗人伦之目，恐察之行为未足胜此也。《传》曰：“善则归亲”。思廉以子称父，以为显亲成父之名则得矣，然于史家记载褒述之公正何如也？
>
> 思廉为察传，其失有三：子讳父名，礼也。思廉于赞中称其父曰先臣，然于传中则不得不斥称其名也，此丨失也。江总固江表才人，然在后主时狎客幸臣也，颓乱纪纲以至亡国。思廉以察与总同传，侪其父于嬖幸小人之流，污孰甚焉，其失二也。察自陈亡入隋，授秘书丞散骑常侍，清显任职，大业二年，乃终于东都，则未尝终于陈也，谓为隋臣，孰曰不然，今编诸《陈书》列传，非所安也。其失三也。有此三失，何以为史？⑥

有比较才有鉴别。《纠谬》引司马迁不为其父立传、班固不为其父立传的事实，是极有说服力的。其所论“其失有三”，在今天看来，倒不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姚思廉本意是为了使父亲姚察流芳千古，但结果适得其反，此举不断遭到后人的批评。这个事实证明，历史是无情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是真正的检验。

史书叙事，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即要顾及事件、人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能仅仅考虑叙述的方便或追求叙事的整齐、好看。在这个问题上，《纠谬》对《汉书》在这方面的缺陷尤为关注。它在评论《汉书·陈胜项籍传》时写道：“《史记》作《陈涉世家》，不独为涉也，内连叙吴广、武臣、周市、周文、韩广、朱鸡石、郑布、丁疾、景驹等，以征豪杰响应，而总收云‘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此作《陈涉世家》本意。《汉书》以涉与籍并传，而涉传中仍以涉一人串叙众人，未免有喧客夺主之病，且不解《史记》为涉立传之意也。”⑦《史记·陈涉世家》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纠谬》从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指出《汉书》以陈胜与项籍合传之不妥，认为班固并未懂得司马迁为陈涉立传的本意，诚然不错。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根本原因在于班固并未深入理解（至少是不愿意深入理解）秦汉之际这段历史，而强调“汉承尧运”所致。由此可见，史书叙事固然要讲求史料的真实，但对史事、人物的内在联系的认识与把握，也是十分重要的。

又如《纠谬》评论《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指出：“《史记》卫、霍合传，连叙、互叙极有法，《汉书》叙次文字一仍其旧，而于标目处分断，大失《史记》笔法。”⑧《汉书》讲究体例的严整，其所以要在标目处分断，或许是为了叙事的“整齐”、“好看”，然而这样一来，“连叙、互叙”的神韵就失掉了。这也反映出《史记》“圆而神”同《汉书》“方以智”的差别。⑨

史书叙事所反映出来的事物的内在联系是多样的、丰富的，史家的撰述思想和撰述方法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处置。《纠谬》批评《魏书·文苑列传》说：“《文苑传》不载一佳文，亦一阙事。”史传载文，是史书叙事中难以把握的问题之一。有些历史人物，因其文流传于世从而使后人想见其人，这在史学上是不乏其例的，如司马迁《史记》载贾谊之论、司马相如之赋。但《汉书·叙传》载作者《两都赋》，似乎就有些过分了。刘知 《史通》专有《载

文》一篇，对史传载文取否定态度。他写道：“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⑩因此，刘知　原则上是不赞成史传载文的。它的这一见解未免失之偏颇，正确的态度是对史传载文要作具体分析。《纠谬》此处指出《魏书·文苑传》未载一篇好文章“亦一阙事”，意见是中肯的。

史书叙事，尤忌以荒诞怪异的故事、传闻入史，这是许多史家的共识。然而却也有一些史书难免此弊。《纠谬》引用范晔《后汉书·章帝纪》中所记并予以批评，作者写道：“‘在位十三年，郡国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按符瑞何足为祥？范史以此称章帝，陋且诬矣。”⑪范晔是一位具有无神论思想的史家，坚信“天下决无佛鬼”⑫，其《后汉书》纪传偶尔有涉及怪异之记载，或许是引据旧史而未及改正所致，《纠谬》以“陋且诬”评之，未必中肯。尽管如此，《纠谬》指出这种记载的不妥，无疑是正确的。

《纠谬》对李延寿《南史》、《北史》在这方面的记述，也有严厉的批评。如其论《南史·宋本纪》说：“《武帝纪》载武帝微时诸征异事，如卧时见五色龙，止时见二小龙，射大蛇见童子捣药，遇沙门留药傅手疮种种怪诞，似非正史之体。昔人谓《南史》所载谣谶妖祥，颇涉猥杂，即此足以见一端矣。”⑬值得注意的是，《纠谬》所读之史并未包含《北史》，但其关于《魏书》的评论，却涉及对于《北史》的批评，其口气与评论《南史》无异。如其论《魏书》中的习冲、卢景裕、李同轨三传时写道：“习冲、卢景裕、李同轨三传，昔人以为非魏收书，乃全录《北史》者。今按《卢景裕传》载记诵佛经获感应诸怪异事，《李同轨传》亦多记其说经讲法等事，世称《北史》好为鬼怪小说，二传所载真小说家言，信乎其为《北史》之文也。”⑭李延寿自谓撰写《南史》、《北史》“凡所猎略，千有余卷”⑮，其中杂有小说笔记，故怪异之事，往往见于纪传之中，《纠谬》所论甚是。

对于这一类现象，《纠谬》概括为史家的“好奇之病”。作者批评姚思廉《陈书》说：“《王固传》载于西魏‘宴飨之际，停杀一羊，羊于固跪拜’，又魏人大设罟网，‘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鳞不获’。按此二事，有无不可知。即此，足见史家好奇之病。”⑯显然，严肃的史家是不应当犯这种“好奇之病”，把传闻得来的荒诞怪异之说写入史书。

综上，从牛运震所评论的诸事例来看，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史书叙事的第一要义，是史事的真实性。

二、关于史书体例和史家见识的批评

刘知　指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⑰。“史例”既然涉及“是非”问题，因而同史家的历史见识自也有一定的联系。《纠谬》批评《汉书》不精于“类传之法”，以致于影响到对人物行事的理解，如：“《史记》叙王温舒带尹齐，叙尹齐复带温舒，而温舒、尹齐行事多载之《杨仆传》中，如此穿插缨带，曲尽其妙。《汉书》乃以诸人行事分归各传，文仍其旧而事易其统，殊失类传之法，亦大失《史记》用笔之妙也。”⑱作者用了“穿插缨带，曲尽其妙”来评价《史记》的“用笔之妙”，以衬托班固《汉书》处置的失当，越发显示出史学批评家的深刻见解。而《纠谬》作者牛运震对《汉书·叙传》的评论，更是精彩之笔。首先，作者认为，《叙传》模仿《史记·太史公自序》，然却“质不称华，逸不及庄”。作者写道：“班掾甚攻司马氏，而《叙传》则极力摹效《自序》，于今读之，其风流隽秀，致有余妍。然质不称华，逸不及庄，求其朴古典醇之气，如太史公之高文绝调，殆靡然萧索矣。”其次，《纠谬》从史书体例方面进一步严厉批评《汉书·叙传》中的不妥之处，作者写道：

> 《太史公自序》所载，经手论著之文，惟与壶遂校定《春秋》|段，此作《史记》继往圣俟来世之本旨也，其他虽有著作，|概不肯阑入。即如《报任安书》，乃综述被刑作史本末，极奇最壮之文，亦不编入，诚以自序作史大旨，不以杂入混列其间也。班氏《叙传》乃有《幽通之

> 赋》，其于作史本旨已无关际矣。《答宾戏》不过寄怀遣兴之作，诙逸骀宕，几于徘且滥矣，乃载入《叙传》，此何旨也，不亦狎而不庄乎?

作者用了“徘且滥矣”、“狎而不庄”之语，可谓入木三分。认真评来，班固的《叙传》，同《汉书》整体风貌，亦极不协调，《纠谬》严词批评是有道理的。再次，《纠谬》对《史记》纪传诸小序同《汉书》叙目作比较，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一则是:“《史记》纪传诸小序，或如赞，或如铭，或散行如笺记，古雅绝伦。班氏《汉书》叙目，虽复整炼有典则，然不及《史记》诸序远矣。”二则是:“诸序目袭用经传成语，多有迂而不切、支而无伦之弊。”[19]值得注意的是，《纠谬》作者也认可《汉书》叙目“整炼有典则”，这同历来人们认为《汉书》有典雅之风是一致的，尽管如此，《纠谬》还是认为它“不及《史记》诸序远矣”。这一评论再一次反映出《史记》、《汉书》的不同风貌，即“圆而神”同“方以智”的区别。

《纠谬》论《魏书》纪传也有不合乎史例之处者，其一，是关于北魏道武帝编年纪元问题，《纠谬》指出:“道武于登国元年始即代王位，郊天，建元。《本纪》应于此年编年纪事，其未即王位，不必编年也。今列叙元年、二年、八年、九年，似非史例。”其实，为了表明史事的时间概念，采用南朝纪年也是可以的，不必采取“追溯”编年“纪元”的方法，因为后者并不符合事实。其二，是关于宗室诸王传的编次问题，《纠谬》称:“《汉书》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等传，皆以世次编列于诸列传之中，所以著世代也。宋、齐诸书皆遵此法，而《魏书》乃以宗室诸王编为一处。”[20]显然，历代正史中的宗室诸王传与杂传相交叉略按时代先后编次，既符合客观历史过程，又符合史书编次原则。而魏收《魏书》的作法，为了突出宗室诸王的地位把他们的传记集中编在一起，既不利于了解诸王事迹与同时代人事迹之间的联系，又违背前人在史书编次上积累的经验，实不可取。

以上所举数例，表明《纠谬》一书对于史例十分关注，而于评论史例的同时，亦直接间接涉及有关史家的历史见识。当然，《纠谬》一书的作者也时有直接评论史家的历史见识的言论，其论《周书》一则史论是突出的一例。《纠谬》针对《周书》窦炽、于翼等人传后所撰史论写道:“总论自‘典午擅朝’以下，不切窦炽、于翼行事，并于当时形势，亦未深考。至云‘显庆起晋阳之甲，文若发幽蓟之兵，成败之数，未可量’者，此真无识之言矣。”[21]《周书6 是唐初令狐德　和岑文本所撰，而史论则出于岑文本之手。史载：岑文本/又先与令狐德　撰 5周史6，其史论多出于文本0[22]。为了判断 5纠谬6 对 5周书6 这一首史论的评论是否中肯，我们不妨把这首史论引证如下，以便作一番比对，进而得出恰当的结论。5周书6 关于窦炽、于翼传的后论写道:

> 语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0然则效忠之迹或殊，处臣之理斯|，榷言指要，其维致命乎。是以典午擅朝，葛公休为之投袂；新都篡盗，翟仲文所以称兵。及东郡诛夷，竟速汉朝之祸；淮南覆败，无救魏室之亡。而烈士贞臣，赴蹈不已，岂忠义所感，视死如归者欤。于、李之送往事居，有曲于此。翼既功臣之子，地即姻亲；穆乃早著勋庸，深寄肺腑。并兼文武之任，荷累世之恩，理宜与存与亡，同休同戚。加以受　城之托，总戎马之权，势力足以勤王，智能足以卫难。乃宴安宠禄，曾无释位之心；报使献诚，但务随时之义。弘名节以高贵，岂所望于二公。若舍彼天时，征诸人事，显庆起晋阳之甲，文若发幽蓟之兵，叶契岷峨，约从漳滏，北控沙漠，西指崤函，则成败之数，未可量也。[23]

细阅此论，除 5纠谬6 所说自 /典午擅朝0 以下不关窦、于二人之事，写了太多的空论，甚至还提出一个假设，5纠谬6 斥为 /真无识之言0，实不为过。尤其是 /当时形势，亦未深考0，最能反映 5纠缪6 作者的眼光和见识。5纠谬6 还就姚思廉 5梁书6 的有关列传，发表评论说：/史家无识0、/其识见之陋而史体之紊0 等等[24]。这些都足以表明，5纠谬6 作者对于史家的历史见识的评品是很重视的。

三、关于史文表述的批评

关于在史文表述方面的批评，是5纠谬6一书用力最勤的领域，也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该书的每一页上，都可以读到这方面的评论。从这个意义上讲，5纠谬6一书还可以视为现今史学工作者在史文表述上的/教科书0。这是因为它在大量的和反复的批评中提示人们，史文表述究竟怎样把握才可能做得更好；它告诉人们，史文表述要从最基本的地方予以关注，即便是一句话甚至几个字都要认真推敲、谨慎去取。

这里，我们从三个方面概括5纠谬6在史文表述上的批评。

第一，关于马、班笔法的比较。由于5史记6、5汉书6在正史中有极高的地位，历来备受关注。5纠谬6在史文表述上于马、班比较着墨甚多，其总的看法是班远不如马。它针对5汉书#货殖传6所作的一段评论，颇具典型意义，其文是：

> 5史记6：/田农，拙业，而秦阳以盖| 州。0 /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伎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0句法何等拗峭错落。5汉书6：/秦杨以田农而甲| 州，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0云云，拙涩板重，几如拖泥，以此知班、马笔法颖钝之间，相去远矣。[m]

读上引5史记#货殖列传6的这段文字，自然感觉到/小0与/大0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印象至深；而读5汉书#货殖传6的相关文字，意甚平平，这里确有颖钝之别。

第二，关于史文的烦省。史文烦省历来为评论家所关注。刘知 针对前人所论，于5史通6中专有5烦省6篇，指出：/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辨者久矣。0又指出：/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0他的结论是：/故曰论史之烦省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言有阙书，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其斯之谓也。0[m]可见刘知 对于史文烦省问题自有一个辩证的认识。但从总的倾向上看，刘知 是主张史文表述应力求简要的。他认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0又说：/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0[m]这是刘知 对于史文烦省在理论上和撰写上的基本看法。明白了这一史学的学术背景，乃可知5纠谬6一书在这方面的着墨之多，并非无根之谈，亦非细碎不足道。

5纠谬6评5后汉书#光武帝纪6有许多涉及史文烦省的见解，如：

))) /昆阳之战极力摹写，与5项羽纪6巨鹿之战曲折淋漓亦略相当，然终有繁重费笔墨处。0

))) /-遥语门者闭之.，当作-遥呼.。0

))) /-进幸临平.、-进幸元氏.，-进.字可省。他仿此。若幸临淄，-进幸剧.，当别论之。0[m]等等。

可见，不论是一件史事的叙述，还是对一个字的取舍，都在评论者的视野之内。

5纠谬6评5魏书#献文六王列传6亦多类此，如：

))) /5咸阳王禧传6，载文明太后及高祖训诫禧诏语，殊嫌繁多。0

))) /高祖议断北语一段，可从节省。幸禧第、祀方泽二段，竟可删。0

))) /-禧忧迫不知所为，谓龙虎曰：我愦愦不能堪，试作一谜.云云，此事鄙琐之极，真小说家所不肯载者，而俨然记之正史，混杂芜陋，甚可叹也。0

))) /-故赐如意以表心.，此句可省。南北诸史，多于琐悉事，不肯从简略，此大病也。0

))) /5广陵王羽传6，载高祖临朝堂考群臣一段，词句冗滥殊甚，只可抄录朝故，非纪事之体也。0

))) /5彭城王勰传6载事多有鄙琐，设词更滋排丽，冗繁浮滥，莫此为甚，史传之体，于斯扫地矣。0[m]等等。

所谓/此大病也0、/非纪事之体也0、/史传之体，于斯扫地矣0云云，自是极而言之，但其所论，往往在理，即史文既要表述明白，又不可繁冗、芜杂。

第三，对偶语、丽语不应入于史册。史家崇尚史文质朴、生动，但不赞成雕琢、华丽。5纠谬6 一书作者的态度极其鲜明。如其评论5南史#梁本纪6 中有这样一些断语：

))) /5武帝纪6 -及齐高创造皇业，推锋决胜，莫不垂拱仰成焉.。按 -创造皇业.、-垂拱仰成.，皆颂美溢滥语，不可入史册。0

))) /-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亦袭旧文对偶语，不似史体。0

))) /-爰自在田，及登宝位.。此亦六朝骈体语，可无入史册。0[n]

其于 5南史#后妃传6 亦有类似评论，如：

))) / -卢陵威王之生，武帝谓之曰. 云云，此段诙戏可省。0

))) / -其略云：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 此等丽语本不可入史传，他如此类失之绮靡者居多。0[M]等等。

以上所举各例，其主旨都在于反对以浮华、绮丽之语入史。

综上所论，5纠谬6 一书在史文表述上的主张，是否可以概括为重笔法，去繁冗，戒丽语。此外，还有一点，也是 5纠谬6 所关注的，即前面已经提到的 /颂美溢滥语，不可入史册0。这是因为此类用语大多涉及历史评价，必须格外谨慎使用。刘知 指出：/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 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但近代作者，溺于烦富，则有发言失中，加字不惬，遂令后之览者，难以取信。0[W]在刘知 看来，倘若史文表述 /溺于烦富0，则难免出现 /发言失中，加字不惬0 的情况，进而造成 /后之览者，难以取信0 的后果。这是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史家都不愿意陷入的误区。

四、余论

5纠谬6 的作者牛运震以十五部正史为研究对象，从多方面对它们进行批评，给读者提供了许多启发，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借鉴。因此，5纠谬6 一书作为清代较早时期的著作，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应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对此，我们还应当作几点补充说明，使我们对 5纠谬6 一书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首先，5纠谬6 一书虽是以十五部正史为研究对象，但其并非对它们作全面的考察和评价，而是重在 /纠谬0，对它们各自的特点、优点和成就，则并未作考察和评论。正像 5新唐书纠谬6、5五代史纂误6 指出了它们存在许多不足以至错误，但并未动摇它们在中国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一样，5纠谬6 指出了十五部正史存在着不少不足和缺点，但也不会因此而从根本上改变它们在中国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5纠谬6 的史学贡献，在于它告诉人们要全面地看待史学遗产，并且提供了全面认识史学遗产所不可缺少的批评的方法，这两点对后人在思想上的启发是有意义的。

其次，5纠谬6 一书所 /纠0 之 /谬0，给后人许多启发和借鉴，这是其基本方面，也是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面，同时它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其作者如同许多史家一样，都难以做到在对待研究对象时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0[N]。通观 5纠谬6 全书，作者的激烈言辞、偏颇之见，时亦有之。例如 5纠谬6 评论 5汉书#平帝纪6 时写道：/平帝时，政由王莽，一切举黜、征敛、赦令，皆莽行事。班 5书6 至不敢斥言，书名动则曰 -安汉公.，大辱史职矣。0[M]又如前文所引评论 5魏书6 某一传记则称 /史传之体，于斯扫地矣0 等，均非平心静气之论。当然，对于此类评论，我们不必苛求作者，但指出这一点不足之处还是必要的。

再次，5纠谬6 一书也存在一些见仁见智的看法，甚至也存在一些错误的看法。如其针对 5汉书#古今人表6 写了长篇评论，列举六个方面说明 / 5古今人表6 其可删而不可存0。然细察其文所据，一则来自张晏，二则来自刘知 ，三则来自叶适[Z]，并无什么新的依据。其实，5古今人表6 的断限问题，颜师古注在篇目之下已作解释：/师古曰：-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书未毕故也。.0[n]而刘知 、牛运震均未对颜师古注提出任何异议，却一再批评 5古今人表6 的断限不妥。至于张晏所说 /六家之论，轻重不同；百行所存，趣舍难一0，以致 5古今人表6 舛错甚多，对此颜师古注也予以驳斥[h]。凡此，刘、牛二人都是可

以读到的。按理说，既要否定 5古今人表6，则不应回避颜氏所论，才是合理的。当然，刘知 关于史表的评论，是从 5史记6 的表开始就全盘否定，故不须多论，而 5纠谬6 是针对 5古今人表6 发论，则不应回避颜注的解说。再说，在牛运震之后，肯定 5古今人表6 价值者大有人在。依我的浅见，5汉书6 虽为皇朝史（亦称断代史），但其仍有 /通古今0 的思想[h]，其诸志和 5古今人表6 则是贯彻 /通古今0 历史思想的一个具体反映。

又如，5纠谬6 针对 5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传6 评论说：/王符 5潜夫论6、仲长统 5昌言6，世多传布，其书似不必载之传中，只可略纪之曰 -文多不载. 而已。如此必欲悉载，东汉人著述之书多矣，岂能一一载之耶?0[n] 又针对 5梁书#儒林列传6 的 5范缜传6 评论说：/(范) 缜 5神灭论6 义理鄙浅，文词亦复支离，极不足载。0[o] 这两处评论，不仅反映了作者评论的失当，也反映了作者历史思想的苍白。如前文所述，作者曾因一部正史的 5文学传6 未载一佳文而引为憾事，为何又因 5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传6 叙思想家事而涉及 5潜夫论6 和 5昌言6 却遭到批评? 可见这并不是 /史例0 上的问题，而是见识上的问题。至于作者对范缜 5神灭论6 的评论，更是大谬不然。一个唯物思想家的卓越见识和坚守信念的崇高精神，正因 5神灭论6 而得以彰显，却被斥为 /义理鄙浅0、/文词支离0 之作，这无疑是 5纠谬6 一书的败笔之一。

仅从上述几个问题来看，5纠谬6 在批评有关正史的缺陷、失误方面，确有突出的贡献，为后人尤其是清代乾嘉时期考史学家研究、评论历代正史提供了借鉴，也为今人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而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占据应有的位置。但是，5纠谬6 一书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今天的读者同样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

¹ 见丁念孔、高文达、张茂华等点校本 5读史纠谬6 前言，齐鲁书社/山左名贤遗书0 之一，1989 年版。

º 钱大昕：5廿二史考异6 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82 页。

¼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346 页。

½ 参见5陈书6 卷 27 5姚察传6。

¾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354) 355 页。

¿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92 页。

À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106 页。

Á 5文史通义# 书教下6，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Â 5史通# 载文6，清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v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125 页。

w 5宋书6 卷 69 5范晔传6，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x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360 页。

y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480 页。

z 5北史6 卷 100 5序传6，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351 页。

| 5史通# 序例6，同前引书。

}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114 页。

~ 以上见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120) 121 页。

m 以上见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418、442 页。

m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554 页。

m 5旧唐书6 卷 70 5岑文本传6，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m 5周书6 卷 30 后论，中华书局 1971 年版。

m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342、343 页。

m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116 页。

m 5史通# 烦省6，同前引书。

m 5史通# 叙事6，同前引书。

m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122、123 页。

m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440、441 页。

n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364、365 页。

n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369 页。

n 5史通# 浮词6，同前引书。

n 5文史通义# 史注6，同前引书。

n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85 页。

n 张晏说，见于 5汉书6 卷 20 5古今人表6 颜师古注引，中华书局 1962 年版。刘知 说，见于 5史通# 表历6，同前引书。叶适说，见于 5习学记言序目6 卷 21 5汉书一# 表6。

n 5汉书6 卷 20 5古今人表6 颜师古注，同前引书。

n 5汉书6 卷 20 5古今人表6 颜师古注，同前引书。

n 5汉书6 卷 100 5叙传下6，同前引书。

n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144 页。

o 5读史纠谬6，同前引书，第 338 页。